

漢文の訓讀によりて傳へられたる語法
漢文の訓讀によりて傳へられたる語法
漢文の訓讀によりて傳へられたる語法
漢文の訓讀によりて傳へられたる語法

由汉文训读传下来的日语语法

〔日〕山田孝雄 著 黄文溥 译注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由日文與漢文下來的日語研究

◎ 日語研究與語言學

ISBN 7-309-04629-9

由汉文训读传下来的日语语法

〔日〕山田孝雄 著 黄文溥 译注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图书代号 ZZ14N005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由汉文训读传下来的日语语法 / (日) 山田孝雄著;
黄文溥译注.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1

ISBN 978 - 7 - 5613 - 7590 - 7

I. ①由… II. ①山… ②黄… III. ①日语—语法—
研究 IV. ①H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0839 号

由汉文训读传下来的日语语法

[日] 山田孝雄 著 黄文溥 译注

责任编辑	杨 粉
责任校对	涂亚红
封面设计	杨聪娟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 snupg. 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590 - 7
定 价	3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序

本书是我经过多年思索写下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末年。大正二年^①在出版了《奈良朝文法史》时,我在附录里加入了《平安朝语与现代语语法比较一览表》一章,介绍了这个想法的部分内容^②。之后,我一直想将它写得更详细些,于是平素便将要写的内容记录了下来,虽日积月累,但还未能成书。在《日本文法讲义》第四版里,我曾向读者承诺出一本书。大正十四年^③在东北大学授课时,我将以往的研究内容集中了起来,以《对现代语法中从汉籍读法留传下来的要素进行的研究》为一个专题,在该大学讲授了一年的课。大正十五年^④十月,俄罗斯浦盐^⑤大学有一位名叫渥维迪耶夫的人寄来了一封信,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所提的问题不少是我很早以前就一直在思考、研究的,于是,我便写了一封回信,对他的问题作了答复。以后,我对平时写下的草稿不断地进行补正,这样又大约过了十年。虽然还有言犹未尽之处,但还是将此稿拿出来出版,以请教于有识之士。本书所论述的内容本来就较为零碎,涉及之处又较为多维,我难以将它们很好地统筹起来,实属无奈。

山田孝雄

昭和九年^⑥十二月二十五日

①大正二年:1913年。——译注

②《平安朝语与现代语语法比较一览表》出现于《平安朝文法史》(1913年)的附录里,而非《奈良朝文法史》。——译注

③大正十四年:1925年。——译注

④大正十五年:1926年。——译注

⑤浦盐:符拉迪沃斯托克,又称海参崴,俄罗斯的一个地名。——译注

⑥昭和九年:1934年。——译注

目 录

一、现代语法的本质	1
二、汉文训读法的历史综述	12
三、由汉文训读传下来的语法的概况	20
四、ごとし、かくの如し	24
五、いはく、おもへらく	33
六、“ねがはくは、をしむらくは” 之类的词语	36
七、いはゆる	40
八、なんなんとす	42
九、かへんなん	44
十、なんすれぞ	48
十一、なかりせば、なかつせば	51
十二、“しかり、しかれども” 之类的词语	54
十三、しかうして	58
十四、しむ、して	63
十五、べし、べからず、すべからく	68
十六、あに	79
十七、いまだ	83
十八、かつ	90
十九、かつて	96
二十、けだし	100
二十一、すでに	105
二十二、すなはち	110

二十三、むしろ	121
二十四、もし、もしくは	127
二十五、あひ	132
二十六、あへて	135
二十七、いたりて、きはめて	140
二十八、すべて、はたして	142
二十九、よりて	146
三十、幸に、しきりに、みだりに	150
三十一、あるひは	153
三十二、および、ならびに	159
三十三、おいて	164
三十四、ために	167
三十五、ゆゑに、ゆゑん	173
三十六、もつて	182
三十七、ところ	193
三十八、いへども	201
三十九、欲す	204
四十、がへんぜず	208
四十一、あたはず	215
四十二、のみ	218
四十三、いはんや	225
四十四、これあり、これなし	230
四十五、反身格“これ”	235
四十六、結論	238
附录 答浦盐斯德大学教授渥维迪耶夫氏之问	243
日语例句出处索引	251
译后记	253

一、现代语法的本质

本书所说的现代语法^①，主要指现代普通文^②的语法。这种语法通常被人称为是以中古（平安朝^③）时代的语法为依据。大体说来，这个说法作为一个观点不能说不对，但如果我们仔细对它进行考察和研究的话，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普通文的语法绝不等同于中古语法。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第一类例子是一些语音变化（音便）的例子。当我们阅读《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时，会发现里面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语音变化形式。例如，以下是变成拨音“ン”的用例^④：

はしたなくもあンべいかな（源、朝顔）

おもへばうらめしかンべいことぞかし（源、胡蝶）

口々しほたれあへることどもあンめり（源、明石）

このころはことこともなかンめり（枕、四）

人々のぞくべかンめり（源、帚木）

- ① 本书区分“语法”和“文法”这两个术语。本书所说的“文法”与西洋语言学上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语法（grammar）相同。在山田孝雄的文法理论里，“文法”包括词法和句法。本书使用的“语法”这个术语主要侧重于对单词的研究，相当于山田文法中的词法。——译注
- ② 普通文指出现于明治时代，在明治、大正、昭和前期普遍使用，带有标准语性质，使用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文言文。——译注
- ③ 平安朝：即，平安时代，794～1180年（另有794年至1185年或1192年之说）。——译注
- ④ 这些例子的语音变化为：“あるべい⇒あンべい”，“うらめしかるべい⇒うらめしかンべい”，“あるめり⇒あンめり”，“なかるめり⇒なかンめり”，“べかるめり⇒べかンめり”，“なるめり⇒なンめり”，“ざるめり⇒ざンめり”，“たるめり⇒たンめり”，“あるなる⇒あンなる”，“近かるなり⇒近かンなり”，“なるなりな⇒なンなりな”，“ざるなり⇒ざンなり”，“似たるなれ⇒似たンなれ”，“べかるなる⇒べかンなる”，“かるなれ⇒かンなれ”。“⇒”表示“变为”，下同。——译注

人もなきなめりとおもひて（宇都保、俊蔭）
そもまた思ひさだめざめり（宇都保、菊の宴）
さしぬきなどふみちらしてゐたなめり（枕、二）
それにぞあなるとはきけど（伊勢、語）
山本近かななり（竹取）
さらばその遺言ななりな（源、若菜上）
くま狼ならぬはすまざなり（宇都保、俊蔭）
致仕のおとゞの御ぞうの笛のねにこそ似たなれ（源、橋姫）
宮へわたらせたまふべかなるを（源、若紫）
よせ給ふまじかななればいかゞすべからむ（蜻蛉、下）

又如，以下是变成“い”音或“う”音的用例^①：

なさけついたまへる人にて（宇都保、忠こそ）
心ほそしとおもひてないたまへば（源、若紫）
わいてもそこにはいひたまふことあらむとする（宇都保、初秋）
宮のしきにおはしまいしにまゐりて（枕、八）
思ひたまうなげく（宇都保、祭の使）
年ごろさてもものしたまうしをえうけたまはらざりき（宇都保、国譲下）
少将臥いたり（宇都保、嵯峨の院）

第二类例子是“む（ん）”与后面的“す”组合起来的表达形式，如：

足のむきたる方へいなんず（竹取）
さる处へまからむずるもいみじくも侍らず（竹取）
今秋風ふかむをりにぞこんずるまでよといひて（枕、五）

第三类例子是表示统觉作用的“あり”的用法，如：

まうのぼりたるかぎりはことなきものどもなむある（宇都保、初秋）
人の心こそうたてあるものはあれ（源、葵）
何事もいけるかぎりのためこそあれ（源、浮舟）

① 这些用例的语音变化为：“つき⇒つい”，“なき⇒ない”，“わき⇒わい”，“おはしまひ⇒おはしまい”，“たまひ⇒たまう”，“臥し⇒臥い”。——译注

第四类例子是由词干“べ”推导而来的“べみ”的表达形式。与“べみ”相关的表达形式有“べし”，其语音变化形式“べう”和“べい”属于上述的第一类例子。

さほ山の柞のもみぢちりぬべみよるさへみよとてらす月かげ（古、秋下）

いでていなばかきりなるべみともしけち年へぬるかといふこゑをきけ（伊勢、語）

第五类例子是“べら”的形式，如：

おと山にたかくなきてほととぎす君がせかれををしむべらなり（古、別）

枝も葉もうつろふ秋の花みれば、はてはかげなくなりぬべらなり（後、秋下）

第六类例子是几个复词尾^①相连的用法，如：

日ごろの罪もゆるしきこえつべし（和泉、記）

身をかへても魂やのこりて侍りつらむ（宇都保、春日詣）

近くてさりととも御らんじてむ（和泉、記）

藤つぼの御方をや今はおろし給ひてぬ（宇都保、初秋）

はやうみぐしおろしたまひてき（大和、記）

なほかきあつめてけり（保憲女集）

斧の柄も朽ちぬべきなめり（枕、三）

いぎたなしとおぼしぬらむこそ物おもはぬさまなれば（和泉、記）

今はきし方行くさきやすく思ひなりにて侍り（源、若菜上）

ありさまかはりにたる御あたりなりけり（源、花散里）

雨のいたくふりしかばえまゐらずなりにき（大和、語）

さなりたるべしとよにもいひさわぐ沁つきなさになりにけり（蜻蛉、中）

何事かあらんともおもほしたらず（源、桐壺）

したり顔におぼしたりつるもいとにくし（和泉、記）

やがて一日にきゝうかべたまふべかりき（宇都保、楼上上）

① 复词尾：大致相当于日本学校语法的助动词。——译注

上面所举的出现于中古文献的例子在现代语中都不使用了。关于中古语法与现代语语法的主要差异，我已在旧著《平安朝文法史》的附录——《平安朝语与现代语文法比较一览表》中列举了出来，为了避免过于啰嗦和繁杂，这里不再将它们一一列出。

不过，为了叙述的方便，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内容以外，我将再举出二三个例子以说明平安朝使用过、而现在一般不使用的语法现象。第七类例子是下列的复词尾。这些复词尾属于平安朝的语法，但现在一般不使用。

表示否定的复词尾：“ずで”“で”“じ”

表示预想的复词尾：“まし”

表示回想的复词尾：“めり”“らむ”

第八类例子是下列的助词，它们也属于平安朝的语法，但现在一般不使用。

格助词：“つ”

提示助词：“なむ”

终助词：“な”“ね”“かし”

间投助词：“し”“を”

第九类例子是表示禁止的“な……そ”等的表达形式，它们也是在平安时代常被使用，但在现代文中是不使用的。另外，还有像“侍り”“おはす”和“たまふる”等中古敬语形式在现代文中也不使用。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看来，现代文语法并不等同于平安时代的语法。这些例子显示，存在于平安时代的语法、而不存在于现代文语法中的语法现象有很多。因此，我们不能说现代文的语法沿袭了平安朝的语法。

但是，有的学者持有如下的观点：

（现行的语法）以中古语为标准，从中古语法里抽取规则。因此，它理所当然不是中古语完整的描写语法。（《语言学杂志》第1卷第1期）

这种观点真的符合事实吗？以前有没有人教过，我们必须从中古语当中抽取规则来，将它变成现代文语法呢？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或许这位学者的意思是说，这是人们无意识中进行的事，因此才成为那样的结果的。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这个观点也

是无法接受的。

现代文的语法如果是从平安时代的语法中抽取出来的，那么，现代文中所有的语法必然全部都存在于平安时代的语法。但只要我们看一下实际情况，就会发现中古（即，平安时代）没有的、而现代文有的语法现象非常多。且看其中的一两个例子：

行かしむ。

とらしむ。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しむ”在平安时代的语法里虽然并非完全不存在，但其用法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大多数用于如下的场合：

よをひになしてとらしめ給ふ（竹取）

みふねすみやかにこがしめ給へ（土佐）

みかど大きにおどろかせ給ひてかんぜしめきこしめすこと限りなし
（宇都保、俊蔭）

びんなきこともあらばおもく勘當せしめ給ふべき由なん仰せごとはべりつれば（源、浮舟）

在这些用例中，“しむ”后面跟着敬语讲法，而它本身也表示敬意。又如下例：

前近き對にてかくせしめられたる事あるまじきことなり（宇都保、藤原君）

在上例中，“しむ”单独表示敬意。但“しむ”还有表示使役干涉作用的用法，例如：

忍辱の心おこさしむる故に（宇都保、俊蔭）

但这种表示使役用法的用例在平安时代的文献里实在少之又少。而在现代文中，“しむ”的使用极为常见，而且使役用法是其主要用法，该用法比敬语用法更为常见。这说明现代语的“しむ”的用法比平安时代更为自由，受到的限制更少。

还有，像“べし”和“あり”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复词尾“べかり”也是如此。虽然平安时代也使用这样的表达形式，但“べかり”与“ざり”连在一起使用的“べからざる”的用例在当时几乎是没有出现的，而现代普通文却常常使用这样的表达形式。例如：

忘るべからざることなり。

“べからず”跟在“ざり”后面成为“ざるべからず”的用例在现代文中也很常见。例如：

子たるものは親に孝をつくさざるべからず。

“べからざる”跟在“ざり”后面形成“ざるべからざる”的用例在现代文中也随处可见。例如：

多大なる効果あらしめざるべからざる愈切なり。

这些表达形式在平安朝的歌文^①中是见不到的，而现在却很常见。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代普通文中的语法并非全部都是从平安朝语法中抽取出来的。其中确实有一些语法现象是平安朝语法中有的，而现代文语法中没有。仅从这一点，我们或许试图要得出一个结论——现代文语法是从平安朝语法中抽取出来的。但有一些语法现象是那个时代没有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结论不成立。

以上所说的内容虽然极其简单，但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现代普通文并非直接从平安朝的物语等文章中继承过来的。对于现代普通文的源流是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特别进行研究，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现代普通文的一些要素是因为有其他的源流才导致它成为今天如此模样的。

那些在平安朝物语文章中没有出现、却流传至今的语法是不是平安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呢？我认为绝非如此。它们是来自于另一个源流的语法，这个源流是平安朝以前就出现的，在平安时代它与物语文章这一源流一起并存着。关于这个源流，如果进行细致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含有各种各样的要素。但概括起来说，它们是属于一种因汉籍训读而留传至今的语法系统。

在平安时代，公用场合使用的公用文章是汉文，参与朝廷政务的人毫无例外都使用它。至于私用文章，在只使用汉字这一点上与一般的汉文并无二致，但其文字的用法并不一定固守汉文的标准，这种私用文章具有一种不合汉文规范的文体。这就是当时的公卿、殿上人^②等撰写的日记、记录文中出现的文体。这种文体

① 歌文指和歌和文章。——译注

② 公卿指在朝廷供职的大臣、大纳言、中纳言、参议以及三位以上的贵族。殿上人指被允许上清凉殿和紫宸殿的贵族。——译注

称为记录体。以后，从记录体中产生出书信文体，书信文体流传下来以后，成了现在人们常用的候文^①文体。但这些记录体和候文并不是现代普通文的源流。

平安时代的公用文章或主流文艺所使用的汉文风格的文章到了镰仓时代以后，与平安时代的软文艺——物语、日记等文章相互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文体，称为和汉混合体。这种文体出现于《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战争作品以及《方丈记》《徒然草》《神皇正统记》等作品中。但如果拿这些镰仓时代的和汉混合文和现代普通文相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两者一致的地方并不一定很多。例如，前文刚提到过现代普通文中常见的“ざるべからざる”这样的表达方式以及下面例句中使用的语法，在和汉混合文中几乎是见不到的，即使偶尔出现，它们也多数是出现于国书^②等汉文体的文章中。

人にして鳥に如かざるべけむや。

豈にそれ然らんや。

正因为如此，可以说现代普通文也并非直接受到了镰仓时代和汉混合文的影响。

例如，以下是一些前文所说的、平安时代不存在的语法：

ざるべからざる

あにそれ然らむや

这样的语法表达形式应该是来自于以下的汉文表达形式，它们是这些汉文表达形式的日语读法出现于普通文中的表达形式。

不可不

岂夫然乎

正如上面的概述所示，现代普通文有很多语法表达形式是受到了汉文的日语训读的影响的。而前文也已经指出，这并非直接受到了镰仓时代和汉混合文的影响。之所以成为现在如此状况，其原因大概是这样的：江户时代盛行汉文，当时出现了以汉文的训读法为基础写成的汉字假名混写的文章（如，《骏台杂话》《梧窗随笔》等汉学家写的汉字假名混写文），这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

① 候文指使用“候”体写成的文言书信。——译注

② 国书在此指日本人用日语写的书，国书与汉籍、西洋书籍相对。——译注

看到江户时代汉学家写的文章里有很多这样的表达形式。

在江户时代，这些汉学家写的汉字假名混写文只是在汉学家之间流行，而在公用文章、通俗文艺或国学家写的文章里是不使用这样的文体的，因此，这种文体对于社会的影响还不是很大。然而，进入明治时代以后，这种文体顷刻间以破竹之势风靡全社会。在明治时代前半期，不管是公是私、是雅是俗，大家在写文章时都一致以汉学家们所写的汉字假名混写文体为榜样。明治中期，国文学研究蓬勃发展，雅俗共享的私用文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公用文章的文体还是以它为标准。汉学家之流的汉字假名混写体的流行与明治维新有极大的关联。从现实的角度看，导致如此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明治二十六年^①前后，福地源一郎写了一篇文章——《当今明治之文章》，该文清楚地叙述了这个情况，以下摘录其概要。福地氏首先这样写道：

当今明治之文章指当今明治社会常用的文章。其主要种类可列举如下：
上以天皇的告谕、诏文为首，其他有律令格式的法律文、政府告示、政府的通知指令、建议书、请愿书等公用文章，还有诉状、答辩书、审判宣告书等法院使用的文章，以及有关时事或学术性质的议论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书信文，历史、稗史方面的文章、小说、杂剧，报纸杂志里的文章等。这些都是当今实际使用的文章。

福地氏列举出当今明治文章的各种种类之后，痛陈其混乱现状。由于本文的目的在于阐述如此混乱状态产生的根源，因此下面主要看他如何论述这一点。福地氏指出，德川幕府使用的公用文章以通俗、明白易懂为宗旨。然后，他这样写道：

然此种文章逐渐带上汉文风格，以至于最后使用了一种汉文直译的文体。这大约是在宽政时期^②开始出现的。

如此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他接着又写道：

从那以后，一直到维新后的新日本，公用文书都同时使用着两种文体——汉文直译体和欧文直译体。当然，这两种文体混在一起使用的情况也有。

① 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译注

② 宽政时期：1789~1801年。——译注

紧接着他叙述了该文体的使用盛况，最后解释了导致如此状况产生的内在原因。对于这个原因，他这样写道：

第一，维新以后的元勋以及倡议新日本文物、引领时代的先觉者们大多数以前是旧日本时代的学生。他们既不熟悉当时的实用文体（幕府时代的候文），也不懂得其真髓，只专心研读汉籍（或西洋书籍），喜爱其文体。因此，他们讨厌通俗体的不雅之风，而爱汉文体的高尚格调，他们自己既按照汉文体书写文章，也要求别人使用这种文体。

第二，由于这些元勋和先觉者们大都喜爱汉文直译体，因此，其幕僚和后进也都争先恐后地学习汉文学，努力展示熟知汉文学的本领，还喜欢按照汉文的格式来撰写文章。

第三，在翻译欧洲人写的文章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译词，或者即使有恰当的译词但该词语属于俗语，人们也不喜欢使用，于是便新造出许多带汉语风格的新词。（以上节选自原文）

福地氏列举了以上三个原因，其中第三个原因是与造词法相关的内容，与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而第二个原因归根结底也属于第一个原因。因此，概括起来说，福地氏所讲的内容就是：上述状况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新政府的公用文章使用了汉文直译体，而明治新政府将汉文直译体用于公用文章的原因在于其元勋们以前是以汉学为主的学生的缘故，与之相呼应的是民间的先觉者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当书生的时候所学习的新知识是以汉学为基础的，因此在民间的文坛上，汉文直译体的文章也非常地盛行，这样，在或公或私各个方面，在被视为实用性文章的范围内，汉文直译体的汉字假名混写的文章便迎来了全盛的时期。

应该说，福地氏上述的观点大致是符合事实的，几乎不容得我再添加更多的内容。但只是凭靠公用文体是汉文直译的汉字假名混写的文体这个事实，是否马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治维新的元勋以前是学习汉文的学生，正是他们的嗜好导致了整个社会采用如此的文体？我认为，这个观点仅停留于皮相，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本，只论及了一些枝叶。作为枝叶之论，我无需再多加笔墨。但我要指出：这个观点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对事物之根本完全无知。事物之根本是

什么？这就是自古以来，朝廷的公用正式文章都使用汉文，除宣命^①以外，诏敕和法令所有的一切文章都是汉文，这种做法一直到明治维新都被严格地遵守着。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再也不能将汉文用作公用文章了，于是，便出现了最接近于汉文、又能保持国家威信、明白易懂的文体，这就是当今诏敕和法令等使用的文体。像福地氏那样将它解释成明治维新元勋们的私人性质的嗜好，这完全是由于他将这个国家两千年来的根本事实忘得一干二净的缘故。然而，如果不谈这个国家的公用现状，而只论私人性质的现状的话，福地氏的观点完全是可以成立的，我们无需对此有过多的怀疑。

现代普通文就是这样在明治时代蓬勃发展起来的。引起它产生的历史渊源极其深远，但它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获得如此强大势力的原因在于：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国家、社会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都使用它。然而，由于如此盛行的文体基本上是以汉学家的汉文的读法为标准，因此，这些文章里有许多地方无视了日语的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明治二十三、四年^②左右起，国文学^③研究逐渐广泛地开展起来，国文学方面的学者人才辈出，社会上出现了从国文学的角度谈论普通文的学者，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为了给世人提供作文的榜样而撰写了大量符合日语规格的普通文。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国语学^④家不断站出来指出普通文中一些不符合日语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大肆倡议人们纠正普通文中的语法规则。这些国文学家和国语学家所提倡使用的普通文语言规则也逐渐为世人所重视。终于，汉学家的汉字假名混写文和国文学家所用的通俗文融合为一体，这就形成了当今的普通文。虽说如此，但它并非必须是某种非常固定的形式。其中，汉学家的文章偏向生硬晦涩，而国文学家的文章偏向飘逸流畅。如此倾向虽然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但应该说，两者相互妥协而形成的形式正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文。

以上所论述的内容极其简略。普通文的详细源流需要特别进行研究。不过，可以说，上述的内容就是其源流的一个大致的框架。

① 宣命指天皇用“宣命体”写成的一种敕命。宣命与完全使用汉文体书写的诏敕在文体上具有不同的风格。——译注

② 明治二十三、四年：1890、1891年。——译注

③ 国文学：本书用于指日本文学或研究日本文学的学问。——译注

④ 国语学：本书用于指日本传统上对日语进行研究的学问。——译注